

聊齋故事選編



聊齋故事選編

第二集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聊斋故事选编

(第二集)

◆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◆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印张 90千字

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5,000

书号 R10099·1425 定价 0.40元

编 者 的 话

《聊斋志异》是蒲松龄的著名短篇小说集。

蒲松龄（公元一六四〇——一七一五年），字留仙，别号柳泉居士，山东淄川人。他生活在清代初期，十九岁考中秀才，以后再也没有考上去，只好当了三十年的教师，七十一岁成了贡生，七十六岁去世。

他平素喜欢搜集神仙鬼怪故事，听后就记录整理成篇，几十年的时间，写出四百多篇，完成了《聊斋志异》这部书。“聊斋”是蒲松龄的书房名字，“志异”是说记录奇特古怪的事情。

他较多接近群众，又一生不得意，满腔“孤愤”。因而，他对封建社会的剥削压迫感受较深，对当时的不合理现象表示不满。他的文章多是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，尽管写的是仙鬼狐魅，其实是现实生活的投影。所以，《聊斋志异》的许多作品，既有值得重视的思想内容，又有想象丰富、构思奇特、情节曲折、境界瑰丽的艺术特色，成为人们喜爱的名

著。

为供小读者阅读，编选了这套《聊斋故事选编》。我们选取优秀篇章，保持原故事基本情节，力求传达原作精神，不拘泥于逐句今译，对不健康的段落、语句作了删节。

由于是个尝试，在选目、讲述等方面，欢迎读者提出意见，以便改进。

目 录

张诚.....	(1)
口技.....	(17)
红玉.....	(21)
夜叉国.....	(42)
老饕.....	(54)
于江.....	(59)
庚娘.....	(61)
鸬鹚.....	(72)
赌符.....	(75)
翩翩.....	(81)
罗刹海市.....	(91)
公孙九娘.....	(109)
促织.....	(118)
狐谐.....	(128)
雨钱.....	(135)
姊妹易嫁.....	(138)
辛十四娘.....	(145)

赵城虎.....	(167)
螳螂捕蛇.....	(178)
武技.....	(180)

张 诚

河南张明洪，祖祖辈辈都是山东人。明朝末年，山东战火纷飞，烽烟弥漫。刚刚结婚三年的张明洪，妻子竟被清兵掳去。他这时正在河南经商，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，真是心如刀绞，悲痛万分。因为家乡已无亲人近族，加上兵慌马乱，难以聊生，于是他就在河南置田买屋、安家落户了。他娶了亲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唤张讷，过了四年，妻子得病死去。张明洪当爹又当娘，拉巴这个孩子，真是顾得东就顾不得西，里里外外，几乎连口气也喘不匀和。四邻八舍，都劝他再续上一个家口，他也觉得是个理，不久就又成了亲。这新婚的妻子姓牛名桂英，头几个月，夫妻关系还算不错，可是天长日久，她的本性就显露出来：为人做事蛮横粗野，待人狠毒凶残。

牛桂英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唤张诚。这个孩子，成了她的宝贝疙瘩，娇生惯养，百般宠爱，吃喝穿戴，好得样样出头冒尖。可是她把前窝儿子张讷，却当成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变着法儿虐待、折磨他。穿戴的破

烂，饭食的粗劣，使这个十几岁的孩子，实在难以忍受，可是他却不敢吭一声。

张明洪看在眼里，气在心里，也不敢讲。因为哪怕他露出半点不满的情绪，这个撒泼成性的女人就会大吵大闹，搅得天昏地暗、海倒江翻。直逼得张明洪讨饶赔礼，才算了事。

牛桂英天天打发张讷到深山砍柴，并且立下规矩：每天要挑回结结实实的一担柴禾。偶而砍得数量不够，棍打鞭抽，伴随着恶毒的咒骂，一齐落到这个可怜的少年身上。

有一天，牛桂英挥动皮鞭，又在抽打张讷。张讷紧闭双眼，强咬牙关，忍受着揪心的痛疼。忽然觉得有人向他扑了过来，睁眼一看，原来是弟弟张诚。张诚用身子护着哥哥，挡住了母亲的皮鞭。牛桂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这才住了手。

晚饭以后，张诚来到母亲屋里，亲切地叫了一声：

“妈！”

“什么事？孩子！”牛桂英抚摸着他的头。

“你要答应我一件事！”张诚仰着脸瞧着母亲。

“说吧！孩子，只要你提出来，妈妈一定答应你。”

“别的我不求你，只是希望你从今往后，不要再

打骂哥哥！”

“什么？”牛桂英的脸子马上沉了下来，“你要为他求情？哼！这可办不到。他不好好干活，就别指望我能轻饶了他！”

她一扭身子就走开了。

这一天，张讷正在山里砍柴，忽然乌云密布，天色昏暗。不多时狂风呼啸，鞭杆子似的大雨倾泄而下。张讷急忙跑到山岩下面，蜷伏着身子躲避起来，心里急切地盼望风雨赶快过去。老天好象故意跟他作难，风越刮越大，雨越下越急。好容易熬到云散天晴，风停雨收，可已经是太阳西下的时候了。

张讷抓紧时间，使尽全身力气，拚命地砍着，一直砍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这才停下。他把砍下的柴禾收拢起来，刚够一捆。这时肚里饿得厉害，两眼直冒金星。他勉强支撑着把柴禾背回家来，刚一进屋，就见继母一双火辣辣的眼睛，紧盯着自己。他忙低下头，站在门旁一动不动。

“为什么整整一天，只砍了这么一捆，你都干什么去啦？”牛桂英责问道。张讷一声不吭，只是心里想：“雨下得那么大，风刮得那么紧，我怎能象平日那样砍一挑子柴禾呢？”可是理由再充分，他也不能讲出来，因为这并不能得到继母的谅解啊！

“今晚别吃饭啦！我的粮食也不是大水冲来的。”牛桂英说完，就气哼哼地走了。

张讷长吁了一口气，尽管没让吃饭，这顿皮鞭子总算没有挨到身上。他回到自己屋里，僵直地躺在床上。这时肚子里咕噜咕噜不住地叫，饥饿的火焰，烧灼着他的肚腹，好不难受！

正在这时，门外忽然走进一个人来，是张诚。他从私塾放学回来，见哥哥颓唐懊丧的样子，便问道：“病了吗？”

“没有病啊。”张讷无神的眼睛瞅了瞅弟弟。

“那你是怎么啦？”张诚走到床边，摸了摸哥哥的头额。

“是饿的呀！”张讷不由得一阵酸楚，泪水在眼眶里晃动了几下，终于流了出来。

“怎么？妈妈没让你吃饭？”

张讷点了点头，接着把发生的事情，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弟弟。张诚一面听着，一面皱着眉头，脸色红一阵青一阵，听完以后，拔腿就走了。

住了不到一个时辰，张诚又进来了。他从怀里掏出一摞冒着热气的油饼，递给了哥哥。张讷又惊又喜，忙问：“这是哪儿来的？”

“我这是在家里偷的面，托邻家大娘给做的，你

吃吧，可不要吱声啊！”

张讷拿起饼来，贪婪地往嘴里填，他实在太饿啦。张诚坐在床前，看着哥哥吃得那样香甜，嘴角上挂起了微笑。张讷一面嚼着，一面嘱咐道：“以后千万别再这样做了，事情泄漏出去，让母亲知道了，你可就要受连累啦。再说，一顿半顿的吃不上饭，也不至于饿死啊！”

张诚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咳！你的身子本来就不结实，怎么能砍那么多的柴啊！要是饭食再跟不上，哪能受得了？”

第二天早饭后，张诚偷着上了山，来到了哥哥砍柴的地方。张讷发现了他，惊讶地问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张诚笑了笑，回答说：“我来帮着你砍柴呀！”

“谁打发你来的？”

“是我自己来的呀。”

张讷着急地说：“不用说你还不能砍柴，就算你能干得了，也万万不能让你干哪！”于是两手推着弟弟，叫他赶快回家。张诚无论如何也不肯走，哥哥的百般催促，他全当耳旁风，连理也不理。他用尽力气，手扳脚登，生拉硬劈，一心要帮着哥哥多添些柴禾。他一面干活，一面嘴里还咕噜着：“明天来，一

定得带把斧子。”

张讷走到他跟前，硬拉着不让他干下去。张诚把两只胳膊放到身后，张讷扯过来一看，哎呀，手指头都被划破了，还磨起几个血泡；往下一看，一双鞋也弄破了；崭新的裤子被树杈撕扯了好几个口子。张讷难过地说：“你要再不赶快回去，我就用斧子自杀！”张诚只得离开他，走下山去。张讷把他送到半路，然后再回到山上来。

晚上，张讷回到家里，放下柴禾，就到私塾去了。他见到老师，诚恳地说道：“我的弟弟年纪太小啦，万望老师严加管束，不要让他到深山去。那里的虎狼太多，太危险啊！”

老师说：“你说的挺对。今天上午，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啦，怎么问也不告诉我。气得我狠狠地把他责罚了一番。”

回到家里，张讷把弟弟叫到跟前，问道：“今天挨板子了吧？”张诚磕巴磕巴眼，故意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笑着说：“没有哇！”“没有？”张讷紧紧地盯着他，“你还要来骗我！咳！你不听我的话，落得自己挨打受罚。以后千万别再到山上去啦！”张诚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。

朝雾弥漫，晨风还带着几分潮湿，张讷已在山顶

开始了他一天的劳动。忽然，一阵砍柴的声音从另一个地方传了过来，他走过去一看，啊！又是张诚！只见他手拿斧子，不停地向树上砍去。

“弟弟！”张讷大声地喊了他一声，声音里带着怒气。张诚转过头来，朝着哥哥挤了挤眼，依然砍着。“我不是再三告诉你，叫你不要来，你怎么偏要来呢？”说着，张讷就去拉着弟弟的胳膊，不让他砍下去，别的砍柴伙伴也劝他回去。

张诚哪里肯听，他推开哥哥，仍旧一斧一斧地砍着，而且动作更快更急了。一颗颗豆粒大的汗珠子，顺着他的腮颊流下来；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个不停。张讷劝他不住，只得由着他，因为实在没有工夫跟他争执。张诚一刻也不休息，一直砍到大约有一小捆柴禾的样子，就连个招呼也不打，迳自下山而去。

张诚来到私塾，只见老师板着面孔，严肃地问道：“为什么又迟到了？你到哪儿去啦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张诚嗫嚅着，到底也未说出个缘故来。

老师发火了，顺手拿起戒尺，喝道：“伸出手来！”张诚两眼含着泪花，慢慢地伸出左手。

老师扯过手来，擎起戒尺就要打下去，猛地看到他的手上，满是血泡，不由得把戒尺抽了回去，心里

疑惑起来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经过再三盘问，张诚终于说了实话。老师听罢，深为感动。他拉着张诚的手说：“孩子！我错怪你啦！”从此张诚再到山上去，老师也不阻止他了。张讷屡次劝他回去，他却总是不听。

有一天，张讷和弟弟正与众人在山里砍柴，忽听一声虎啸，大伙吓得东奔西逃，急忙找地方躲藏。不料，老虎竟然从后面扑了过来，一口把张诚咬住。衔着他就往山下奔去。张讷拚命地在后面追赶，老虎嘴里衔着人，行动缓慢，终于被追上了。张讷手起斧落，一下子砍到老虎的屁股上。老虎痛得奋力狂奔，转眼无影无踪。张讷追寻不着，就号咷大哭。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地劝慰他，他却哭得更厉害了。

他说：“别人的弟弟遇上这种不幸的事，我也难以忍受；何况我自己的弟弟，而且又是为我而死，我怎么能活下去呀！”说话之间就拿起斧子照自己的脖子砍了一斧，由于大家及时抢救才没有死去。

大家把张讷抬回家来，牛桂英呼天号地，又哭又骂。他指着张讷顿足捶胸地说：“你这个冤家呀！害了我的亲生儿子啊！你抹了脖子，也不能饶恕你的罪责！”

张明洪亲自做点可口的饭，捧到床前，一口一口

地喂张讷，生怕他也死去。牛桂英气得把碗一把夺下来，砰的一声摔到地上，嘴里骂道：“哼！我的儿子死了，还不是叫他害死的？没见你埋怨他一句，反倒对他这么关心！”

张明洪怒火烧心，恨不得上前揍她一顿。可是又怕把她的撒泼劲儿惹上来，影响孩子安心养伤。于是把气咽了下去，默默地不再吱声了。

邻居们知道牛桂英不是好惹的，虽然关心张讷的伤势，可是不敢登门探望，只是暗地里想方设法，托人弄到一种很灵验的刀创药，偷偷地交给了张明洪。张明洪给儿子敷上了药，张讷脖子上的伤口就一天天愈合起来，一个月后，他就能够下床活动了。

牛桂英自从张诚被虎衔去，成天价就象掉了魂儿似的，脾气也比以前更坏了。她动不动就找碴儿，摔盆子砸碗，不是骂丈夫就是骂儿子，搞得家里乌烟瘴气，人人不得安生。

张讷脖子上的伤虽然慢慢地好了，可是心头上的伤，却是越来越厉害。一想起弟弟为自己而丧了命，就恨不能自己死去，换回弟弟的生命。特别当继母怨恨自己的时候，这种感情就更为强烈。

有一天，他从邻家的一个远方来客的嘴里得到一个消息：一个多月以前，有个被老虎咬伤的人躺在路

旁，后来被人救走了。张讷兴奋地把这个喜讯告诉了父母。牛桂英却不相信，她说：“哼！你别编造谎话来骗我啦！你以为自己很聪明，耍个花招就可以减轻谋害弟弟的罪责？告诉你，什么我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你一撅尾巴，我就知道你要往哪儿飞！”

这些话，就象一支支利箭，直射到张讷伤痕累累的心头。天大的冤屈啊，何处得以申诉？他一阵酸楚，眼泪扑簌扑簌地掉了下来。他抬起头来，却见父亲投来同情的目光。他忽然双膝跪到地上，对着老人说：“我马上去寻找弟弟，不论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他找到。如果见不到弟弟，我一辈子也不回来了。爹，你就权当儿子已经死了吧！”老人把儿子扶了起来，回到张讷屋里去。父子二人，抱头大哭。

张明洪哽咽着说：“孩子，你既然想去寻找弟弟，我也不留你啦。脱离开这个家也好，省得一天到晚受这份窝囊气！”

张讷带着行李和盘费，辞别了父亲和继母上路了。每当到了交通要道和繁华的街市，他就不住地打听弟弟的下落，可是得到的回答不是摇摇头就是说声：“不知道！”他的盘费花光了，鞋子磨烂了。后来落得行乞讨饭，经常是饥肠辘辘，他还是走啊走啊，逢人便问，找了一年的时光，结果连点线索也没